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八十年代的爱情诗

吃饭的时候,有诗人提到一件往事。

诗人说,自己那时正读大学。每天来楼道打扫卫生的,是一位气质脱俗的女清洁工。不知是谁打听到女孩儿尚未结婚。于是,男生宿舍里一下子炸了营。

二十多年以后,诗人仍能忆起当年的一些细节。他说,大家经常貌似无意地从那女孩的身边走过,或者抽身走过时暗暗地看上几眼。对此,那位秀气的“楼道西施”貌似毫无知觉,而有些青春期的大男孩在她的身边走过时,则紧张得无法呼吸……诗人说,在诗歌最为兴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,山东师大中文系的才子们为“楼道西施”写下了无数不朽的诗篇。

我所尊敬的张兴梁先生,是教文选的。一九九〇年代初期,我在某师范学校就读。一次喝醉了酒,张老师把我们拉到了他那狭窄但温馨的小家里。昏暗的灯光下,他从书橱里掏出一个不算薄的笔记本。翻开来,上面写满了激情四射的情诗。这位已经略为发福的语文教员,大声朗诵自己的情诗。骨子里,他是个普希金式的人物。

罗西专栏 心情若锦

我们彼此相爱,就是为民除害

我每天都要思考三个重大问题:早上吃什么。中午吃什么。晚上吃什么。挺好的,没大事,甚至无聊,就意味幸福。没有故事,很接地气。我们在念“喉、牙、舌、齿、唇”这五个字的时候,发声重点就恰好在这五个发声部位上,汉语的智慧,也是接地气的。

做生意呢?一样得接地气。蒙古国的一款啤酒,其瓶子底部是凹进去的,并且巧妙地设计成一个“内置”起子。这样,只要把另外一瓶啤酒的瓶盖插进去旋转一下,就可以启开;不仅方便,同时也是一种促销手段:蒙古国买啤酒的人一次至少都是买两瓶。因地制宜,是最朴实的商业智慧。现在很多互联网创业项目听起来不错,实际不接地气,蓝图全画在天上,就悬了。

山路上,一汽车驶近,路边寺庙旁,一小和尚高举“回头是岸”横幅,大喊:施主看这里!车内一年轻人隔窗笑骂:傻!瞬间飞驰而去。几秒钟后,惨叫声,车坠悬崖……当晚,禅房内,小和尚对住持说:师父,是不是直接写“前方桥梁已断”好一些?通俗就好,“知道”在先,然后再追求所谓“智慧”。

一个朋友在网上看了一句话,大概意思就是年轻时总要做点老了想起都热泪盈眶的事,然后狠心地花了240元买部单车准备游西藏……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他热泪盈眶——吃消夜的时候单车被偷了!这就是现

我的一位学姐曾有幸听过他的课。她说,某次,张老师讲课的间隙提到过自己的儿子。小张同学当时才六岁,在操场上撒欢的时候磕破了嘴。张老师对着全体学生解释道,“我儿子和大地接了个吻”。一时间,赢得无数男生和女生的崇拜。

还是回到“楼道西施”的话题上来。诗人谈到“楼道西施”,自然是不住地赞叹。我知道,某种意义上来讲,那不过是一个中年男人在怀念自己的青春罢了。怀旧总是美好的,而开始怀旧,至少说明我们已经不再非常年轻。

但我还是忍不住。我说,若是今天,如此漂亮的女孩子恐怕是不会去做清洁工的。此言一出,随即有人附议,说确实如此。

——有多少漂亮的女孩子,还愿默默地去去做一件在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工作?又或者,有多少女孩子还值得大批男生为之写下一摞一摞的情诗?究竟有多少男孩子,还会想到用诗歌作武器,去赢得异性的青睐?

答案是,或许有的。

实,现实意味着“现在才是实在的拥有”。再美的月亮,也比不过床头的那盏灯。

我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,而邻居却非常陌生。有个卖菜的女孩,她的电话簿里抄满各路明星经纪人的电话,却没有她所在小区物业的电话。她很爱装高端,比如她会给你打电话撒娇“我家卫生间停电了”,其实是委婉地在炫耀:她家马桶是五星级的;冲洗、按摩、烘干都一条龙全自动完成了;洗手间停电了,就是说,她忘记带手纸了。有次,她戴着美瞳假睫毛画着精致的妆容,躺在床上玩自拍,然后贴微博,搭配文字:“失眠怎么办啊?”有人回复:“那就先卸妆吧。”满身舞台腔,怎么能在床上入睡?

有人喜欢在微博扮上流社会,愁怨地说:“我在巴黎看见英国王子,怎么憔悴了……”或者,每个月谈论一次古董,点缀几个专业词汇;不谈钱、不谈澳门和拉斯韦加斯,实在忍不住就谈谈时髦而上流的天使投资或者波士顿和希腊天气……装孙子,已经过时了,与时俱进的是装第二个英文字母,装的动力是源自理想和现实的落差,极度虚荣和真正的自卑,才会乐此不疲地去装,因为你装不了A。

装腔调其实就是让自己吊在半空为难自己。踏实,落地,才是自在的。别老想大事,先做小事;有诗曰:我们彼此相爱,就是为民除害。

吴克成专栏 心理红楼

孩子小 慎远游

城市资源丰富,美酒笙歌,真是要什么有什么。多少人从贫瘠之地来到这里,弯腰弓背奋力求索,以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肥美水草。尤其是近几年,城市飞速发展,入住城市的门槛越来越低,眼见美人在挥着双手送着秋波声声唤,期待改变命运的有志青年中年们如何还能坐得住?

想发财致富,这无可厚非,我也不想断谁的财路,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孩子还小、不能随身携带、却又准备要出去闯荡江湖的青年中年们,能否缓一缓前行的脚步。

且来看一看林黛玉。六岁左右,林黛玉离开父亲到了外祖母家,成了一名“留守儿童”。第五回里写了林黛玉在外祖母家的待遇:“林黛玉自在荣府以来,贾母万般怜爱,寝食起居,一如宝玉,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。”

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臧友

臧友,不是闺蜜,也不是哥们儿,是“红颜知己”或“蓝颜知己”的意思。

“臧友”一词,来自《聊斋志异·娇娜》中孔生与娇娜的故事。孔生胸前生了肿块,好友皇甫生引妹妹娇娜前来治疗。孔生见到“娇波流慧,细柳生姿”的娇娜,“精神为之一爽”,连做外科手术切除那肿块也不觉得痛,遂向皇甫家求婚。但是,娇娜年龄太小,皇甫生推荐了同样美貌的姨女松娘和孔生结了婚。爱慕的对象一下子成了亲戚,感情只好冷却。后来,娇娜遇难,孔生奋不顾身相救,遭到了雷击。娇娜为救孔生,不顾世俗礼仪,“以舌度红丸入,又接吻而呵之”救活了他。最后,孔生让遭遇变故无家可归的娇娜搬到自己家“闲园”居住,经常在一起下棋、喝酒、聊天……再往后,就没有了。

在这稍显遗憾的故事中,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说,“余于孔

肖遥专栏 调侃西游

唐僧经历的色劫

在《西游记》中五个向唐僧投怀送抱的女妖们中间,要数蝎子精最给力,他俩在一块儿的场面可谓雷人:“那女怪,活泼泼,春意无边;这长老,死丁丁,禅机犹在。一个似软玉温香,一个如死灰槁木。那个要贴胸交股和鸾凤,这个要画壁归山访达摩。女怪解衣,卖弄她肌香肤腻;唐僧敛衽,紧藏了糙肉粗皮。”

四个菩萨没事找事也拿唐僧师徒四个开涮,扮成半老徐娘和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勾引他们,观音菩萨假扮的妇人说:“若肯放开怀抱,长发留头,与舍下做个家长,穿绶着锦,胜强如那瓦钵缁衣,雪鞋云笠!”唐僧的反应真的很“唐僧”,“他坐在上面,好似雷惊的孩子,雨淋的蛤蟆,只是呆呆怔怔,翻白眼儿打仰”。

这唐僧在女色上岂止坐怀不乱简直是守身如玉,毫不犹豫选

但她一进贾府,“步步留心,时时在意,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,多行一步路,惟恐被人耻笑了她去”。她内心的真实感受是:“一年三百六十日,风刀霜剑严相逼。”外人看她过的是天堂的日子,原来她的心,一直深陷在黑暗里。

除了吃喝拉撒这些生理需要,人最需要满足的是安全需要。我们拼命工作拼命赚钱尽力维护与同事的关系……所有的奋斗,无不是为了要获得安全感。做了父母的人都知道,小孩子即使吃饱喝足了依然会用假哭的伎俩让你抱,他这也是为了获得安全感。喂奶、拥抱和其他的所有抚触,不但能抚慰孩子的肉体,也在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,在此过程中,孩子逐渐建立起对父母的信任与依恋——这是他们与社会的第一次联结。

生,不羨其得艳妻,而羨其得臧友也”,“得此良友,时一谈宴,则‘色授魂与’,尤胜于‘颠倒衣裳’矣”。看来,蒲氏不仅不遗憾,还很羡慕男女之间这种纯精神交流,无关性爱的感情,否则大笔一挥,写成二女共侍一夫得了。

对两性之间能否有真挚的友情,现代人争论很大。有人说,异性之间哪里存在什么友情,不过是爱情的前奏而已。也有人说,异性友谊是真实存在的,比如林徽因与金岳霖。

听说过这样一件事,甲男和乙女是非常好的朋友,过从甚密。有好事者善意地提醒乙女,要注意保持和甲男的距离,不然你男友可能会吃醋。乙心有戚戚回答,是啊,确实该注意分寸了,不过,我更担心甲的男友。可见,就算找个gay做男闺蜜,都保不齐不打翻醋坛子。

蒲松龄对此有深刻认识。《聊斋志异·云萝公主》中,云萝公主

择不爱美人爱功名,他两次破除出家人不打诳语的戒都是女色当前,不得已而为之。一次是哄骗女儿国国王说:“陛下同贫僧送他三人出城,待我嘱咐他们几句,我却回来,与陛下永受荣华,会鸾交凤也。”女儿国国王欢天喜地的同新婚丈夫唐僧出关为他的徒弟们送行,奈何唐僧的许诺是个骗局,女儿国国王一行被孙悟空用定身法定住了。和一路上打唐僧主意的妖精们相比,只有女儿国国王是一心想和唐朝长老年好合的,巨耐“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”。唐长老为了自己修仙成佛的雄心不惜辜负她的痴情。唐僧和他的团队也用同样的手段欺骗了玉兔精变的天竺国公主。

玉兔精、老鼠精这些女妖处心积虑地接近唐僧,不是想吃唐僧的肉,就是想和唐僧“会鸾交

如果这第一次联结难以建立,他以后将很难相信别人相信社会,不信任他人不信任社会,他自己当然也会生活在惶恐中,一颗心永远没有着落。

很多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都会觉得孩子跟自己有隔阂,即使孩子已经长到十八九岁成人了,也觉得孩子跟自己没有多少感情上的交流,用通俗的话说就是“不亲”,为什么?打一个比方,一根线断了,即使接起来,看上去再好,中间必也留有一个结。何况很多线断了,根本无法接到一块——孩子小时候没有学会与你联结,长大后即使想跟你亲,他也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。

父母外出打拼很多是为给下一代积累财富,让他们过得幸福,可是心理上的缺失,多少金钱也难以弥补。

出了道选择题给安大业,“若为棋酒之交,可得三十年聚首;若作床第之欢,可六年谐合耳。君焉取?”安生说,呃,这个,这个,还是六年后再商量吧。蒲松龄还真没把男人不当动物。

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因音乐结缘,书信往来14年,心灵贴近却未正式见过面。最近距离的接触也不过是双方马车在路上无意相遇,相互一致意,便擦肩而过……这段交往似乎符合我们对异性友谊的所有想象。不过,当柴可夫斯基和安东妮娜结婚时,她“心中简直好像有些什么东西破碎了似的”,甚至坦陈“恨那女人”。异性友谊对女人同样是考验。

像许多美好的感情一样,异性友情因得来不易,保持不易,引发人们质疑也不难理解。不过,话说回来,就是同性友谊,不也有人怀疑吗?据说,亚里士多德还发过这样的感慨:“我的朋友们啊!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。”

凤”,因为一心想修成正果的女妖们,组织不会给她们机会,如执行取经行动以成仙得道,她只有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出来,送给唐僧这样能成佛的高级人员配合,还得看人家愿不愿意要。她们纠缠唐僧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要和唐僧配合以修成太乙金仙。

比如杏仙对唐僧低声悄语:“趁此良宵,不要子待要怎的?人生光景,能有几何?”这妖精不是怕辜负了大好光景,而是为了成就她得道成仙的野心,妖精们都知道和唐僧会鸾交凤能增长她们的道行,可以少修行几百年,就如同现在年轻女人找有实力的大叔不是为了爱更不是为了性,而是可以少奋斗N年的心理一样。可见,“欲练此功,必先自宫”不是没有道理,要成为雄霸天下的东方不败,就得有唐长老那番拒腐蚀永不粘的定力。